桐江集

桐江集目録

卷六

桐江集卷六

元　方　回　撰

乙亥前上書本末

咸淳十年甲戌冬十二月十四日淮西制置大使夏貴總統諸軍舟師七萬人捍禦江面於澌黃州失守棄軍奔廬州京湖四州宣撫朱禩孫特在鄂州奔江陵府十六日湖北轉運使知鄂州張晏然同王垓首以城降二十日報聞行都太傅平章軍國重事魏國公賈似道震懼號慟不知所為新除左丞相王爚末至右丞相章鑑甫視事以次執政惟陳宜中與鑑為二人似道自除兼

都督中外諸軍事議出督隆興府實無行意二十八日度宗梓宮渡越似道家請三宫以護送山陵為名航海避敵太皇太后不從乙亥春正月癸酉朔改為德祐元年似道輟出督隆興之議修浚平江府城池為遷蹕計尋又謀以揚州為歸運浙西公田米實之十四日無為軍報劉整死似道大喜議出督江州而不知自江州以上皆失之矣十六日出北關門以舟行十七日左丞相王爚入國門寓太府寺兩相並不敢有所為二十日似道至鎮江府二十九日前殿帥知安慶府范文虎降二月初一日壬寅朔似道至蕪湖初二日池州駐劄御前

諸軍都統制張林以州降權州通判趙昂發死之似道以孫虎臣為寧武軍節度使依舊步帥總統諸軍進軍大通身處魯港吕師孟括淮東西兵七萬人皆集似道遣阮思聰宋京使于池州議和貽書中朝謂將為叔姪之國既而思聰京再往徒返虎臣即望風退走密遣人報似道似道亦走二十夜三鼓也二十一日質明魯港無一人一舟兵十四萬俱潰二十二日似道至建康龍灣是日江東轉運使知太平州孟之縉降二十三日似道至眞州珠金沙松江制置使趙溍棄城走二十四日朝廷聞敗未知似道所在或云已死左丞相熗逍還絲

興府殿帥韓震謀遷三宮航海右丞相鑑集百官議知鎮江府洪起畏棄城走二十五日右丞相鑑始為除目知寧國府趙與可棄城走二十六日省吏翁應龍以督府印至行都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宜中劾似道僨軍喪師乞與解罷平章都督罷公田二十七日似道入揚州左丞相爚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浙西江東宣撫招討使在京置司宜中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臨安府兩浙制置使曾淵子同知樞密院事職任依舊又及翁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倪普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是日 沿江制置司帳前提舉翁福權馬軍

司事徐王榮以建康府降三十日兩浙轉運使幹官陳
桂上書乞斬右丞相章鑑及同知樞密院淵子殿帥震
謂不當議遷鑑懼遁紹興府是日內批似道罷職與祠
三月初一日壬申朔宜中用樞密院編修官兼權考功
郎官潘希聖計即座擊誅殿帥震尋斬于通江橋初四
日再除綸左丞相兼樞密使初五日鑑罷左丞相與祠
宜中除右丞相兼樞密使初七日尚書省劄子奉聖旨
方回令赴都堂禀議時回通判安吉州初九日綸宜中
並帶都督諸路軍馬罷似道祠令歸里終喪初十日回
安吉州解任十三日抵國門外始朝廷謂似道已死後乃

知猶在揚州舉朝阿黨皆宣言似道將興晉陽問罪之甲似道初聞變時臺諫官四人陳過為殿中侍御史徐卿孫為右正言潘文卿季可並為監察御史十二月末似道方涕泣窘急遂無月課正月末似道既出此四臺諫姑毛舉細故論數小吏猶不敢一髮忤似道及似道敗矣國危急亡矣懼其復入者且肆為恐嚇噤舌縮聲陳過除侍御史謏以一疏畧言似道即走歸安吉州徐卿孫已出為起居郎兼權兵部侍郎新除左司諫潘文卿右正言季可監察御史何夢桂曾淵賢並未有論列回以為天下事已至如此似道鉅蠹元惡真國賊也受

其恩者不忍言畏其能殺已者不敢言則忘君負國相與俱斃而已十四日入國門未見宰執先詣麗正門上書乞誅似道數其罪有十可斬其畧曰

臣聞霍光擁昭立宣而驂乘之逼卒貽身後之族誅李德裕佐武宗平藩鎮而宣宗旣立終不免朱崖之謫死何則權非人臣所得竊也今賈似道才不及光德裕而竊權過之明皇未有蜀道之行擧天下孰敢指楊國忠之非德宗未有奉天之幸雖通國知盧杞之姦莫敢誰何蓋勢之所在足以殺人而制其命也今賈似道之惡浮於國忠杞而所召之禍尤有甚於天寳建中者焉此

臣所以日夜痛心欲一陳之而無路者也且開禧之釁
徵矣而侂胄殛開慶之變未至如今日之甚也而大全
戮是故靖康中徵六賊伏誅今似道非六賊之蔡京乎
臣嘗數其罪有十可斬而誤似道者有群賊焉皆可斬
也臣請索言之何謂十罪一曰倖倖者偶然之福故傳
曰小人行險以僥倖似道假手科第本不知書理祖妃
弟法當換班藉是早竊麾闔沉酣富貴垂四十年倖也
由荆入淮無大勲譽樞宣西上呂文德為斷藺市之橋
王堅為全釣魚之守倖也已未透渡南岸乃似道地分
卻慿飛史子翚屢書告急堅不謂然漫無一兵之備豈

得專罪表玠鄂之圍賴印應飛張勝堅守于前賴呂文德赴援于後而似道之倖心熾矣松壽反覆連海來歸非倖乎慧星告變宜斥而留非倖乎度考退託授之以柄非倖乎積是數倖以謂抱子弄孫沒世無患江流再失始又欲徼倖於買和此罪可斬一也二曰詐朝三暮四狙公詐術欺天罔人終不容偽竊聞庚申之入相也實嘗于鄂為城下之盟許以歲幣欺紿理祖自詭再造責償之使拘留眞州大為所詆歲費廩餼億萬以彌縫之又聞使至京湖久留漢陽之沌口不知其後何所處分是雖要盟姑以紓急然似道上以欺君下以欺人而

外以納侮今日為彼問罪咸以似道為不直為失信則豈非詐術敗露之尤大者乎其他一話言一動舉無非用詐以肆其顛倒戲弄之術笑語甚和而弾劾已至酬答頗恭而譙責隨之召是人也實不欲其來惡是人也外則揚其美宰執充位姑代朝叅臺諫備員目為月課人皆洞見其肺腑而謂天下為愚此罪可斬二也三曰貪太祖草亂貪吏罪至棄市四海遂定自有天地以來未有如似道之貪者則安得不敗人之國泉之諸蒲為販舶作三十年歲一千萬而五其息每以胡椒八百斛為不足道殿巖所入四六分張范文虎陳奕以是深怨

之陳碾玉掌玉寶譚天文辨古器趙與楙搜骨董法書
圖畫御府所無石刻蘭亭至八千匣雲之向推官者后
家也發其先塚珠玉以獻而金椎控頤之禍遍及畿輔
余玠之墓木拱矣貴公子創為思忠釘腦之說改卜葬
穴者為似道取玉帶也東南盡海外珍怪西碉門北榷
場之債惡擄之而馬逢勝居南潯號海幹籠天下熬波
之利諸勳戚世家無不餌以官職鉤其珍贐毒取而奢
用已獨冨而天下之軍民無不貧此罪可斬三也四曰
淫常舞酣歌袒服戲朝古有明戒似道少年游蕩博徒
奸雄蚤納猥妓其所居水茶坊屢火而屢棟之入相之

後漆墻狎嫗輕車往來相府挾妓自古所無每飲必用
數十人名曰奉母而晩出之倪潘亞染指馬厥弟明道
聘倪為妾莫敢誰何邏卒夜覘有眤潘者立遭不測嘗
以是妬一臺吏黜兩臺官其有已放楊柳士大夫誤納
之或至貶竄宮禁使令大臣尤合避嫌有如新開南巷
之葉氏出自淑妃之閫聞其美而脅致之寵至專房民
間有一殊色雖已聘嫁亦強漁取女覯尼師交通關節
俾壻畐兒雄覇畿甸光範化為平康翹材穢於狹邪此
罪可斬四也五曰禍國家以容受直言為命脉而似道
一切塞之趙謝陳杜諸人一言其過憤恨切齒若將廢

之終身陳宗禮為言官欲言某事即從之徐經孫以短
劄諫公田雖引入翰林尋屏不用魏克愚不奉行公田
貶逐至死高斯得敢言心内畏之雖招置從列終不與
要職李芾以公忠受謫冷應元以鯁直被劾忌俞淅而
汚之以催科近徐直方之去怒其上書比己促胄街談
巷議及其謬政則為騙局之獄賭局之獄一網打盡皂
白不分陷之死地場屋程文一有所指則雖已擢科第
必籍記其人將來治之稍有廉聲才譽學問文采而覺
其意不附已即塑機穽亦有感其拔擢納忠進諫者翻
手反目為杌上肉忮毒忌刻出天性鬼蜮螭魅未足喻

之天下側目重足十六年此罪可斬五也六曰驕小白九合諸侯震而矜之屍蟲出户似道宣撫上流遊黃失險呂文德嘗語臣此是賈丞相放他過江千百萬衆啣寃九泉似道之罪也天厚其惡盡攘吳潛向士璧趙葵犄角之功廖瑩中福華編文過溢美朝廷制誥一則師相二則師相臣僚章奏一則元臣二則元臣門生餞犢一則老師二則老師度考拜之太皇拜之隆國拜之淑妃拜之似道以為周公大聖人亦不吾若年未五六十而自比於八九十之文彦博深居不朝鄙棄相府酣豢湖山葛嶺冷泉之間不容有船舫之聲車馬之迹術足

以刼持威足以恐喝而使其徒誇于人曰我能使貴戚不牧民似道之姻婭則牧民曰我能使宦寺不撓政似道之使令則撓政曰我能使近習不與事似道之愛客則與事曰我能使宮妾不怙寵而似道之姬侍則怙寵曰我能使游士息謗我能使學校貢諛我能使執事同我能使言路畏我能使天下之賄皆集我能使天下之口皆箝驕亦甚矣然獨不能使盜賊弭於內敵國屏於外此罪可斬六也七曰吝剗印拜爵烏江剜積金惜賞漸臺誅古今一揆似道初以緣財邀譽用呂不韋負販之術致身爲輔本性乃見予一人官職必欲其人感恩

刻骨故操縱抑揚每不可測中外百司雖一舉削之微亦取決於己而後敢畀比年朝士常虛數十員監司州郡有佳闕輙踰年歲不除使鑽剌之徒盼盼然目穿耽裂而望之制總當科降者不科降水旱合蠲除者不蠲除過軍生券沿邊州縣歲鑿空費數十百萬一切不認自更易關子以來十八界二百不足以貿一草屨而以供戰士一日之需襄破之後臣嘗力請曾支僅增一百夫楮幣出於國而無窮何所見而執不造之說饑寒窘用難責死鬬何所見而必欲困苦夫爭戍之人此罪可斬七也八曰專人主不能自治故責之宰相大權不可

旁落故必立臺諫以司察之使宰相臺諫合而為一則人主無權矣臺諫用宰相風旨自王安石始章厚蔡京檜侂逺全相承一脉而似道為甚理祖之時猶畧倚何逢年吴子聰薦於内庭臺長薦於經筵以欺理祖至度考即位似道自為廢置名曰草大全之弊不復由諫議大夫執政然無三除而權從四除而正從狡險詭疾之夫外為柔媚易制之狀皂囊白簡甘心五百人主所欲擢用所嘗稱奬無不排擊而糜滅似道所不取所甚忌無不文致而加汚幸而似道之子如彌逺之子俱不肖不然移鼎改步如操於丕誰得而議之凡似道所以尊

於九五威於萬乘而度考擁虛器怏怏上仙者實似道自爲臺諫以專天下之權也此罪可斬八也九曰忍祖宗以忠厚得人心民之戴宋有死無二不謂似道柄國斵喪殆盡一是申韓鞅斯之術以溺殺大全以鴆殺戴慶炣以劉宗申殺吳潛以李雷應殺皮龍榮僉謂大全致寇可殺也慶炣内窺相位謀出似道視師九江則何必殺龍榮進不以正有入相意不爲無罪然不至殺如潛之殺則天下寃之十六年無理作自陳詞而一掛刑籍者難於改正五更大理赦兩更非次赦而永墮瘴鄉者終不量移公田勒佃十室九空遂非愎諫又將類曰

何其忍眞異司推額曰三十萬圭合私鹽軍法擒捕何其忍米栅租斗激變生事兵死無數餓死無數何其忍潢池小竊饕虐所召不思摩撫動輙調遣何其忍以治閫之威治朝廷以馭軍之法馭士庶人人離心中外瓦解此罪可斬九也十曰謬是是非非黑白易見逐臭弄糞非忠則迷公田朘富民關子昂物價贓賊錮仇怨緑櫝開告訐沿淮進築無補於淮寧江列屯何益於江帥蜀非人激整使叛援襄非人誤煥使降添教壞郡泮主學冗邑貟補闈舍選省揚廷對率有私人而科舉具文御史諫官宰相執政俱用謝啟而吏胥竊笑凡此者舉天

下以為非獨似道以為是機速之建宜有秘策風寒數
處乳臭比肩以羊牧狼有識短氣乃者十二月十四日
之報豈有兩衣玠之可諉平生自詭知兵至此一籌不
畫慟哭內廷趣期復土欲逼三宮乘間渡越謬甚不進
隆興不進九江開督於京謀擄吴門謬甚正月十四日
引兵出督由新安句餘可到湖口由四安七日可到池
口顧乃迂道京口輜重泝流二十日始到蕪湖則舒池
亦失矣加之每事詭譎不肯明白洞達傳者皆謂護駕
入海以致諸郡藉口不守軍次魯港一再以宋京請和
報使之來所以覘我遽已弛備驕傲揚言于人愎辭戾

氣憤吾國之士大夫將淫刑以逞二月之十三夜舟燃十炬名滿江紅眞類兒戲約言行成固無望子儀之單騎何至用阮思聰之病夫十七日京思聰歸議和不成光弼刀韡死戰可也相與失色遽辦快船臣一聞之即知其必敗矣畏而退退而潰假息淮海失其督印豈非初意本謀技止此耶似道專制國用豈無素儲首倡毀家之議盡衰舉國金銀而似道之家未嘗肯毀用意如此欲保是安歸耶節節皆謬種種皆謬僨軍失身宜也今一元惡雖已挫而天下大難不解宗社生靈何辜焉臣數似道十罪至此雖斬之萬段可也臣以是欲望朝

廷明詔賜似道死取其首級以獻錮其子孫而籍其貲
勿如靖康閒治一蔡京徒費歲月其次則賊客廖瑩中
賊吏翁應龍賊幹馬逢勝賊將王起宗已至者斬之未
至者捕斬之皆流其子孫籍其貲又其次王庭黄公紹
張孺胡元叔陳協道趙與柟俞昕陳礫玉譚天文胡總
曾吳鑑瞿桂堂蔡幼習王景思皆與追勒遠竄貲多者
籍其貲仍下臺諫察其城社之無良者與夫蠹國害民
失人心亞於劉良貴等者悉與劾奏施行
書末别論三事　一謂上而鄂漢蘄黄下而江康舒池
陷矣臨瑞饒楚矣當塗金陵所傳寖異而京口廹矣毗

陵之途梗矣太皇太后堅駐行都跬步不移仰見定力
然有一說敵可使退而終於不遷則為莫大之功無策
退敵而漫曰不遷則亦為莫大之禍東南所守惟賴一
江今勢窮事極欲守行都百二十里之都城非計也嘉
禾臨平安吉餘杭此而受兵則韓彭復生亦難浪戰主
不遷之說者不得不遷矣二謂古人兵交使在其間聞
所留眞州之使一二尚存合不召至闕下發其書函窮
竟似道心事隱微然後遣使報聘緩師行成謝以似道
包藏朝廷之所不知又必厚募死士分諭諸將謂汝之
所憾者似道今已誅殛惟逆口者不道有素為殿岩時

買處士千餘人產逆雖七十輩兇戾淫驕臣見其酒邊
嘗叱理宗爲你知其悖逆久矣目如死羊決不善終今
日欲遣間說誘臣決無望此人之可化也三謂楮幣賤
物價窮軍中數口之家寒無衾炭日炊不給腹枵衣幣
纍纍可憐目見市井魚肉鹽醬而不識味困苦極矣此
爲虜券既不足恃而生券廢十七界遂縮一貫爲十八
界二伯癸酉之夏增爲三伯以此買人死命決是百戰
百潰乃如軍賞當於官爵之外傾竭帑藏不足則募國
中貴戚天下大富民但患不信不患無貲惟吾國所以
不振軍券徵軍賞吝姦臣馭驕將驕將馭困兵何往不

敗軍券豐軍賞重然後可行軍法最末又論謂厥今蠹倖多端姦邪滿朝如近日罷公田等皆所謂革其事也革其事未若革其人革其人之面未若革其人之心大抵用人為用國之本而用心為用人之本似道不善用國以其不善用人所以不善用人以其心不善也自曰倖曰詐以至曰專曰謬有一毫如似道則是前車已覆後車不戒似道常非笑大全大全今必非笑似道於地下今之當國者無使似道非笑則倖矣又謂司馬光革熙豐之政或患報復光惟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未有知而不革革而不盡者趙鼎相中興亦不過盡革王安

石死黨邪說張浚慨然用兵中原平復然兩人徼不叶
心僅救天下之半今日之事力所不及盡吾之心以聽
諸天力所不及盡吾心以盡吾力天無有不回者矣書
上當日太皇太后除付三省宣諭除回太常寺簿副本
報行中外大快蓋前此未有敢言誅似道者也知嘉興
府余安裕抄録此書轉海由通泰入揚州以達似道似
道讀書始有懼意然猶恨愎不平謂同行諸客曰方回
謂我詐我直是詐此一説説得都是都承束元嘉自揚
州來為回言如此後四月初一日新除權兵部尚書高
斯得供職兼翰林學士侍讀初二日斯得上殿始繼回

奏言乞誅似道十七日新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王應麟供職始奏繳乞誅似道又次之至九月然後施行

乙亥後上書本末

是年六月初一日庚子朔有日食之既晝晦如墨其日賈似道同其客廖瑩中王庭航海歸至紹興府左丞相㷭乞召福王與芮入衛社稷叅裁國務内批令有司討論典故更議尊禮仍遣使勉諭疾速赴闕時回為太常寺簿討論國朝典故以謂前無可援之例乃止初二日下詔求言先是左丞相以四月十七日入國門視事㷭之未至奏請除京湖宣撫大使叅政朱禩孫樞密使兼

叅知政事淮西制置大使夏貴樞密副使要太皇太后
以必行如不用臣此策臣即不能入相太皇降旨俟𤊻
視事即以内批行之故是日有此二除而京湖淮西二
大閫俱不除代回莫測所謂以問省門兼編修夏士林
秘書兼編修潘希仁同稟右丞相宜中謂此二閫無代
兵當付之何人宜中令都司官往左丞相府稟𤊻乃再
降旨各令帶閫入衛選察樞司𤊻之意謂宜中亦似道
所擢用將謀去之以禩孫為相貴本兵而國可再造然
不知禩孫已於是月初八日同檢校少保節度使湖北
安撫使知江陵府高達降于阿剌海牙矣𤊻又議令回

馳徃江陵府趣召禩孫會知潭州留夢炎書報禩孫違
失守中蝦至如福王入輔之議首尾出𤠣建明嘗面與
咨謀四月十五日除與芮保康寧江軍節度大使判紹
興府浙東安撫大使依前大師判大宗正事主縈王祀
事福王覚長史司馬記室等官與芮欲入輔意不悦二
十一日除兼兩浙宣撫大使以慰之然猶不悦二十九
日監察御史潘希聖卒時陳文龍除司諫陳仲微除正
言並未至惟監察御史孫嶸叟一人在臺五月初一日
左丞相𤠣始内引司農少卿兼權口檢正宇文十朋折
簡報回除監察御史潘希仁來訪亦言新除且問及論

人第一義回謂似道自為臺諫以致敗國今日宰相不可復襲其迹近左相所為不通世務兩閫內除似乎棄京湖與淮西福王之議似乎欲以大物授之似道當誅宜即誅之熗內引奏事始乞下淮閫李庭芝趣遣發似道歸紹興監察官孫嶸叟乃熗鄉人今已受熗嗾使苟回果為是官今夕具辭免即帶劾左相左相罷去然後供職希仁甚駭回說無言而去又一二日會十朋訝謂已見內批除目何為收起徐有所聞乃熗封起不行既而熗别擬入內除余浙監察御史浙熗愛客也宜中亦封起不行內批尋改除浙左司諫回監察御史熗又封

起不行𪸩自入相至日食近兩月與宜中日益不叶嘗奏榜朝堂以陰主遷幸乞盟譏切宜中蓋三月十七日獨松嶺告急宜中密奏移蹕頗與斬韓震初意異宜中客檢詳直院吳浚密遣間諜持蔣福書入建康府說諭諸將與張賓卿者來使而𪸩密下平章江府令提刑知府陳謙亨提舉戴覺民出迎置酒斬之閫門又密調劉師勇霍祖勝張威復常州而宜中與其客謀升𪸩為平章相留夢炎令出督六月十四日太皇内批可依元祐故事王𪸩除平章國軍重事陳宜中除左丞相依前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留夢炎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都

督諸路軍馬可令學士院降制是日右司諫陳文龍供職遷殿中侍御兼侍講陳仲微遷左司諫後終不至陳景行除右正言夢炎客也余浙除監察御史蓋𤓰所欲用至是始行十六日宣三相麻回當祭已受誓不預班聽𤓰悟宜中夢炎尊己虛名而奪其除吏用兵之柄甚怒走小壢門具辭免宜中謂𤓰去國亦出關太皇分遣朝士宣押復還十八日回在齋宮聞之以謂似道與客廖瑩中近在紹興此兩人未誅國人之氣不吐𤓰謀國乘剌欲以福王入輔監國非攝即君决所不可又陳合在樞府客與瑩中交通以朝事報似道乃草章應詔十

九日詣麗正門上之其畧曰

臣竊惟今日有不可不誅者二有不可不去者二有不可不緩者一何謂不可不誅者二其一賈似道當誅而不誅臣聞古大臣聞譴何盤水加劍而詣請室有大罪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似道不知出此實有姦心竊柄欺君曹操司馬懿也激叛產變李林甫楊國忠也謀利誤國桑洪羊裴延齡也喪師失地蔡京王黼也究百侂胄惡萬大全臣以十可斬數之粗寒其胆魯港之退維揚之遁無一字奏聞內廷外朝而貽難韓震使之縱火刼遷則是董卓之長安爾朱榮之鄴也理祖四十年現天

之配天下之母訟獄謳歌所歸先帝之嫡子天下之君而似道弁髦土梗視之大逆不道日食之旣晝晦星見似道庚越實此其時此皇天所以震怒而示之象與一衣帶水髀睨行都墓門之瀆曲沃之藩伯有欒盈而入焉終必自滅不如艾夷蘊崇之速圖郿塢未鋤而以黃金少許嘗試朝廷厨車未徇而以骨肉相見徼憐宫禁且形之筆牘謂敵之所畏惟已而已臣輒笑之使敵而畏似道也則何以破襄陽渡滸黄下長江似道而為敵之所畏也則何以退蕪湖走海道遁維揚平生狙詐盡敗尚敢矯誣如此妖巢滅迹不行晢族氏之刑姦黨孔

多將有夕陽亭之計臣願明詔遣使者賜似道死如張邦昌平楚樓故事簿録其財禁錮其子孫儻末減而貸其命於瓊厓儋萬臣竊以為不可其二廖瑩中當誅而未誅臣聞禮樂爭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僭自大夫出而後家臣擅廖瑩中似道之家臣陽虎竪牛之靡也十五六年要路貴人鮮不奴事瑩中天下之賄皆歸之臺諫彈劾草疏十居八九則安得不為姦除授啟擬似道口之瑩中筆之則安得不為姦禁省大議似道密奏世所不知瑩中悉知則安得不為姦檢閱典故托之瑩中生比死論可下可上則安得不為姦皇祖之廟號為理

先帝之廟號為度强名新異公肆嘲譏天下切齒不平咸謂廖瞎子不臣不道馮夢得以穿鑿晦昧之文為瑩中師引眞翰苑閩人率由此路盧鉞陳合悉以玉堂賜金歸瑩中致穹位而高應宗應旂又磨牙接踵求之沿邊諸閫年除歲遷正冬節令必餽瑩中白金數千兩黃金數百兩之賄不知幾萬其餘監司太守皆然主賔書籍圖畵奩成宣觀之風呂師望在和州餉以豆粉蹴其器曰何不送錢至今傳笑厥子聘趙孟嶬之從妹子旣死矣利其奩田祝陳合之猶子以為子以醮之趙與柟為似道羅置骨董瑩中旁搜無厭致其家屛椅什器皆畫

於是孟蟻與枏依倚聲勢雄覇於雲有弟廖首楠山販
木沉毒衡湘又有廖旦置局京城鬻官賣爵尼冠之女
長瑩中一歲之壻横肆吴門田連阡陌寳貨如山孟蟻
與枏禹逢勝施暹居停窩藏不可勝算京檜侂遠號為
權姦未始有養客若此大全有一沈翥未至如瑩中之
甚然猶遠涉鯨波倘容瑩中漏網則何以戒後来之客
翅館者臣願下三省檢會臣所上書下浙東江西福建
提刑司捕瑩中送獄根究黨奸誤國貪賄弄權等罪賜
盡囹圄簿録其財併追趙孟蟻趙與枏禹逢勝施暹或
竄或誅根索寄附廖氏財物以助國用何謂不可不去

者二其一王爚不可為平章當去臣聞鄉飲酒之禮不可以理運市救焚拯溺而矩步規行亦終於塗炭而已爚平世中才也謂非庸交亦文俗吏謂非小人亦愚老人謂非挾術用術亦不學無術正月十七日入相似道北逝感其恩而畏其威吏不能聲欬忤事不敢毫髮為廣徳風寒處也脫其愛子入為佑神祇犢之情遂矣二月二十四日潰師有聞則翩然去似道斥逆震誅吳門捷安吉捷歙縣績溪捷翠華不還之議決矣勤王之師四面至矣則四月十五日迂迂然來斯於已也行止不明朱禩孫聞敵渡江棄鄂西泝是以有晏然之降今日所

以又出閘慶下者禍本在此初云棄鄂以全閫遏至棄閫以全軀乃遽加以元樞之命東南天下卒不能辦兵十萬田揚思播二州崎嶇南裔勝兵幾何乃惑于憸人之説征其四萬之師而棄黃平趙潛之棄金陵大于趙與可之棄宣城胡為私庇趙溍特免竄籍葉閶之以南康降甚於令狐概之一以廣德降胡為陰右葉閶不許譏笑斯於事也是非不明守身莫如孝毛振趙焱雖才棄其倚廬客於光範而以為謀主持心莫如恕董樸董楷雖才不近人情號為刻吏而以為人品謂今之都司皆柔引以自近果剛善乎謂前之言路俱非用其所私

果公是乎斯於人也賢否不明自爚之再入也凡兩月
間所擢必其所善所罪必其所憾執拗多通變少昏憒
有餘精明不足權落子舍事由私人奴客譸張縉紳觀
望僉謂排賈擊韓出萬死不顧一生伊誰之力一旦乃
有鬼貌藍色之王爚潛伏幽冥以執天下之柄近日除
定海一統制官爚公然受賄幣三十萬緡人無不憤嘆
於邑今又加爚以平章重事之任待之以元祐師臣之
禮敵也近在一二百里外而吾國有此等文彥博不笑
人否臣願速賜睿斷罷爚平章以佚其老仍降詔删去
平章一職永勿再授無使權姦襲似道侂冑之迹其二

陳合不可為同僉當去臣聞楊畏在熙豐元祐紹聖之間號為三變合之變抑又甚焉程元鳳當國深交程楊祖而得台試當元岳之在臺元鳳之再相諂事楊祖遍及諸程干犢乞怜芑苴修敬殆無虛月今涕唾視之矣江右之政貪黷腥聞德其魁胥載以後乘代者鍾季玉廉正不阿發而逮之閩人薰儆廖氏勢炎卒坐罪季玉而合無恙趙時詁以子為大全之子圖冨貴合則以猶子為瑩中之子摟官職茍有識者孰不知瑩中之必敗而合忘命締交一至於此鎖江弗競桴海是謀劫鄉人販洋之舟維於浙河之岸與陳堅許自潘文卿日夜為

南走計襄之謀逆誰實開之元惡挫敗譎詞繆悠包藏兩端希望復出不然則驩兜工鯀事何以不用而改用孟明穀函之説學士貼麻尚有頗復留乎獨松之戰未決姑蘇之貳方萌夜開敲門張皇急報請彼陳堅之徒喉之相率奔遁於是宰相一員之外僅有合侍郎一員拏攫同食狡巧特甚以産女之愛姬嫁孟縉之豪幹曰黃堅者為晉臣蠹繆謂掐孟縉以未歸實則落黃堅之奸便通國上下咼沸一辭謂國繊悉合必以報瑩中而媢似道臣顧速賜審斷罷合同食奪其職名恩數勒瑩中祝子歸宗而令合以廖氏之隱財歸有司仍下安吉

州沮黃堅逆黨根究配藉施行何謂不可不擬者一今平章臣㷠所建宗老入輔之議是也臣聞晉成帝即位五歲王導為相會未三年庚亮任法財物蘇峻反叛宮闕蒙塵當是時屬近行曾豈無元帝之子王導不請以輔政而內以一身自當大難外倚溫嶠陶侃諸賢卒平禍亂此今日所當法也比覩輔臣奏請議加福王殊禮許以入輔臣備員禮官心竊疑之蓋謂議殊禮如仁祖待荆王則可議入輔如周公相成王則不可章獻垂簾賢宰當軸坐制天下有餘荆王威名既著正當韜晦此臣所謂可也周公大聖人猶且四國流言召公不悅後

世非有周公之聖決不可詭以周公之事此臣所謂不
可也臣同太常博士臣元真以問臣爚爚謂宜加三鎮
節度大使亦當以參裁國務繫銜臣曰不可臣爚則答
謂既是監國合當如此且撫軍監國太子事也臣爚所
引儻非病風喪心之狂言則是未嘗讀書之淺見荆王
為河陽三城武城軍節度止是孟滑兩鎮僉書叅政臣
斯得以為三鎮恐是筆誤而爚信之何耶本朝典故未
嘗有親王輔政者亦未有親王為三鎮節度者或謂此
廟堂奇策也將欲奪福王判越之實故且假福王輔政
之名福王必避嫌而不至禮官必守正而不阿則紹興

府帥自屬他人耳臣不能深採二三大臣之心但聞此議一出輿論俱不謂然奏中祖孫二字近乎兩統二父亦欠精審二三大臣能保此身長在兩地否萬一異時有陳傳子乞者大司馬溫者豈無陽生茶東海簡文之愛今議臣之肉其可食乎臣願速賜睿斷於尊禮福王判越宣撫等任仍且依舊收回近降指揮以安福王之心書末具小帖子言臣聞史彌遠為宰相二十七年未嘗有明州人為臺諫賈似道近國柄十六年亦未嘗有台州人為臺諫兩人皆權臣不道猶不敢私用鄉人擬言路平章臣㷀紹興府人而監察御史孫嶸叟亦紹興

府人嶸叟之除誘曰倫尚未至倫既入為左相嶸叟自合出臺廚者升拜平章又擬除紹興府人余浙為監察御史如此則彌遠似道所不敢為者倫為之矣伏乞睿照裁處太皇降旨下右丞相夢炎與其客何新之讀之大以為然轉緘過左丞相府宜中大駭謂回不當攻倫恐倫去而已愈不安二十一日回至兩相府納副本夢炎勞問稱賞宜中獨若嗔怪欲索車即出關去者且令新除小著兼右司潘希仁搜予隨行副本盡以藏之而與夢炎議論緘藏回書勿泄當日用新除常丞兼僉詳吳浚議出回知建德府是日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

院事陳合出至六和塔暴卒或云飲藥以新除殿院陳
文龍有疏論列聞而懼也二十八日右正言陳景行奏
乞誅似道疏始報行似道時在紹興一日命廖瑩中對
飲酒數行瑩中遇毒如厠卒王庭者歸東陽聞省吏翁
應龍斬懼而自裁或云亡命七月初八日檢會給事中
黃鏞及合臺奏賈似道送婺州居住廖瑩中王庭追毀
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貼梅州羈管二人皆已先死
初十日回至建德府視事是日又檢會合臺奏賈似道
更降三官改送建寧府居住令紹興府福王與芮差兵
級三百人護送仍拘集所養准兵將校二十日檢會臺

諫奏賈似道責授高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令紹興府增差兵級二百人追管護送仍簿録其家及隨身行李二十二日監察御史余浙供職疏論九人而知臨安府趙孟傅兩浙轉運使應節嚴樞屬宰屬吳浚潘希仁皆宜中客疏語多斥宜中右相夢炎緘疏不行宜中知為爚所攻出關自漁浦東陽出處州歸永嘉都人洶洶謂爚非是右相夢炎乃始檢會回所上書欲行之而京學生劉九皋等十三人受爚子棐金扶合余浙同日上書詆宜中不俟降出揭之廊廡謂宜中誤國之罪將浮於似道宜中用是引去爚棐浙表裏為之而許端明殿大

學士兼叅知政事高斯得為相斯得屢疏乞遣相臣出督意蓋黨爚至是情狀畢露中書舍人王應麟給事中黄鏞連三上疏論爚斯得浙太皇大怒罷爚平章與祠斯得僉書叅政依舊與祠浙出臺為大理少卿去中外快之而孟傳浚希仁凡宜中之客皆去朝士中使絡繹於道追宜中不及矣是日鄭虎臣護送賈似道至衛州始知改竄循州簿録之命福王與芮追人及之拘其行李姬侍上有司九月初七日周彬特改合入官除将作監簿彬處州人由太學第進士除史館檢閲五日而有是命時朝廷議即所在誅似道彬毅然請行而所帶劊

子兵士臨安府緝步房院長供申沿途幇券漏言其事十九日似道行至漳州城南二十里木綿菴護送鄭虎臣挹似道陰殺之知漳州趙崇錢王爚壻也知朝廷遣彬誅似道密告虎臣為似道以全其屍（虎臣蓋以此事故踢死似道于廁以滅其迹謂為之地者安也）虎臣廹脅似道取其寶貨已多故先彬未至為此十月十六日漳州申似道中風身死至行都虎臣者福州人以術士補武職為紹興府攝局後為張世傑所斬（此為似道復讎）彬居其鄉與似道舊部曲陳統制者競亦為所殺似道嘗夢死於鄭姓者之手故於官官甘心鄭師望而朝行有鄭姓人輙黜之不知其兆乃在此

也首劾罷似道者陳宜中首乞誅似道者方回而繼之者髙斯得臺諫諸人蓋久而後申之云古者國家文武並用貴文而賤武者宋氏之俗弊也故雖良將往往為文臣所殺賈似道呂文德不恊遂以亡國虎臣殺似道不為過世傑又殺虎臣者以似道𢽾相虎臣不當擅殺也世傑之無成功兆於此矣

桐江集卷六終

桐江集目録

卷七

權刑部侍郎周公端朝謚議

桐江集卷七

元　方回　撰

周子無極辨

周氏太極圖說無一句可解舉世尊之虛潤不務實如此

無極而太極聖賢嘗有是言乎曰有之易繫曰形而上者謂之道是也周子以無極而太極一句畫此一句是也太極本無極聖賢嘗有是言乎曰有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也周子以太極本無極畫此二句是也無極而太極即是形而上者謂之道太極本無極即是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且無形者理也而理必先于事物之有有與無相為用而無與有不相離此儒者之實學也謂

之無形而有理故曰無極而太極謂之有理而無形故曰太極本無極太極者萬事萬物之根柢而所謂太極者不可以形求也道為太極道不可以形求心為太極心不可以形求卽于周子之言一也周子之言渾全無罅明白無疵以私意偏見觀之者妄為詆訐非也非也

謂經畈徐霖景說後同

老子無極辨

老子曰常德不忒復歸于無極道德經惟有此無極二字然是章三更端而一意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此不

過自下者人高之耳堯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舜讓受益禹不矜不伐天下莫與爭能莫與爭功苟有一毫加於人上之心此匹夫之所以不能為堯舜禹也然老子有意安排非堯舜禹自然之比也雄也白也榮也非不知之而不居雌也黑也辱也而居以守之人皆如丈夫而剛我獨如婦人而柔人皆尚潔白則可污我獨尚腤黑則能晦人皆好尊榮如王侯我獨喜卑辱如僕隸為天下谿為式為谷言衆人皆屈而下于我也谿谷地之最下可容衆流式非法也如式負版者升車必式之式天下無不俯而敬我也三言一意隨韻換字如

詩麟趾一篇三章而三致其意無輕重也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朴亦三言一意也嬰兒者人之初無極者天之初朴者地之初皆返本還原復歸於初而不累于末之意使智巧無所施其力于我以全其真此老子之旨也周子之所謂無極不如此以為無此形而有此理以為有此理而無此形耳蓋周子專言理也老子以無極嬰兒朴並言則已涉於人物氣質此所以不同也且老子嘗謂先道而後德今乃詭然以常德自名何也意謂吾能守雌守黑守辱即吾之躬脩身

踐無乖離無與忒無虧欠所謂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杳杳冥冥其中有精者吾皆收視返聽而歸於此境矣處衰亂之世以求全軀命之計無極二字周子偶然與之同而其義不同柯山之人以此指周子爲希夷之人則非惟讀周子之言未徹其讀老子亦未徹也

莊子無極辨

無極二字見於老子者一見於莊子者四莊子所謂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此語此意逈與老子不同故其一曰大而無當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其二曰孰能登天游霧撓挑無極此

皆大空之上無所終窮之義老子之所謂無極前曰嬰兒而後曰朴槩三者而並言吾常析其說以為嬰兒者人之初雖生矣猶混沌也未智也無極者天之初雖形矣猶混沌也未散也朴者地之初雖塊然矣猶混沌也未雕也老子欲夫人謙冲退託以下人復返於未智未散未雕之初三言一意莊子淺而老子深皆非吾周子之所謂無極也無極二字偶與之同而旨義不同大抵老氏之學貴無而賤有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判有無而為二以無為始而有為母以無為妙而有為徼二之也當其無

有車之用當其無有器之用當其無有室之用謂車則轂中之竅虛器與室則容物容人之所空而虛專貴乎所謂無者殊不知車轂之竅無堅𣪠之木以爲之外器之大甕小缶無罌郛以爲之外室之上棟下宇無瓦木土石以爲之外則所謂無者又焉超於形而無所管束歟故賤有而貴無而不知有與無不相離有與無相爲用其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混成之物曰道由混成而生曰天地不相離也生天以包乎地則混成之道在天之氣之中生地以附乎天則混成之道在地之形之中今某說析混成之物與天地而二之有惡乎天地之意

謂天地旣生而道始凝也人生於天地之間而有不善之人物生於天地之間而有不善之物則皆惡之而欲絶滅澌盡之甚至謂有大患者為吾有身生之為累不如死之為樂以制器為不然故搥符破璽剖斗折衡而廢棄乎舟輿甲兵謂堯舜治天下行仁義立法度為不然故欲返乎結繩之俗而不知茹毛飲血之不可以久常至于莊子得老子之意而肆為怪誕其論道曰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將以廣乎老子有物混成之言而迂闊夫離如此則道也者

自為一物而天地又自為一物道而不貫於天地之中耶天地之為天地氣與形而已而氣與形之中無復此道以為之根耶故釋氏傳燈之徒作為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之言又別指識心見性為一閃爍光明恍惚之物有無判而為二為天下後世之禍久矣莊子者以道為一物以太極為一物以神鬼天地又為一物尤於老子而兩言無極謂太空之上無所終窮亦與老子意異吾周子所謂無極者乃無形而有理有理而無形與莊子老子之旨迥乎其不相侔而崛強虛驕之晚生誣吾周子為希夷氏之人故不得已迪而辨之云

曹宏齋先生批云右方先生無極辯三乃因近年徐省元霖有梅岩講議闢周子無極之說而作徐講舊嘗有齋丈熙移書闢之矣　莊子言無極者四方先生遺其一想偶不記耳在宥篇有曰故予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是也此所謂無極不過只是無窮之義如所謂廣莫之野云耳與周子所云無極絕不相類

漁隱叢話攷

苕溪漁隱叢話前六十卷後四十卷吾州績溪胡仔元任所著也仔父舜陟號三山老人仕至待制廣西帥死於靜江府獄中實秦檜殺之也而羅鄂州願新安志略

不書回嘗見其族孫示予家傳六大衮靖康圍城中奏
議戰守事甚多故詆郭京尤力後兩帥廬州文臣之善
用兵者也檜之殺之殆以此故元任寓居霅上謂阮閱
閎休詩總成于宣和癸卯遺落元祐諸公乃增益纂集
自國風漢魏六朝以至南渡之初最大家數特出其名
餘入雜紀以年代為先後回幼好之先君所藏川本在
八叔父元圭家回師也晝夕竊觀學詩實自此始後又
求麻沙本觀之一再亡一再買不一本矣閎休詩總舊
本予求之不能得今所謂詩話總龜者刪改閎休舊序
合古今詩話與詩總添入諸家之說名為總龜標曰益

都褚斗南仁傑纂集前後續刋七十卷麻沙書方捏合本也元任以閔休分門爲未然有湯岩起者閔休鄉人著詩海遺珠又以元任爲不然回聞之吾州羅任臣毅卿所病者元任紀其自作之詩不甚佳耳以其歷代詩人世次爲先後非不善也於諸家詩話有去有取間或斷以己說視皇朝類苑中槪取而並書者豈不爲優近回著名僧詩話實用元任條例元任歷官事迹當俟續書

古今類總詩話攷

古今類總詩話五十卷題曰左宣教郎任舟集録録有

紹興丙寅年序婺板也序文似非深於詩者其第一卷曰詩體二曰詩論三曰詩評至四卷詩仙以下多不述出處必不得已曰某人云他則若出于已所云者不如胡元任叢話明寫出處以告人也

詩話總龜攷

詩話總龜前後續別七十卷改阮閱休舊序冠其首閱休詩總不可得而閱休舊序全文在漁隱叢話後集第三十六卷中可攷閱休謂宣和癸卯官彬江類得一千四百餘事分四十六門而總龜今序刪去此語如栗炮燒毡破猫跳觸鬥翻所引六聯即今序猶襲用之按今

總龜又非胡元任所見閩本總龜矣元任所見全去閩休舊序今予所見序乃間用閩休語而文甚不佳序之尾曰歲在屠維赤奮若即當是紹定二年己丑書坊本也書目引南軒東萊集便知非乾道五年己丑所謂作序人華陽逸老者書坊偽名所謂集録益都褚斗南仁傑者其姓字不芳中間去取不當可備類書談柄之萬一初學詩者恐不可以此為準也

詩海遺珠攷

詩海遺珠九卷六百二十七條九華湯岩起夢良分教潭陽日所集也阮閎休家池州之桐陵縣夢良乃其鄉

人謂胡元任叢話為非不當厠以己作說固然矣閎休在宣和末以時禁畧去元祐諸公而元任盡入叢話此豈可謂為佞哉夢良自序蓋淳熙十三年丙午取閎休家所有書抄録而成曾慥宋百家詩選中語或全抄入其人家標總書宋詩人一百六十餘人有蘇仲豫而無叔黨有江端友而無端本清江三孔貽德諸晁皆不與王立之父王棫非詩人也張山人作十七字詩者詩之優伶也則皆書之予初疑是有其事即書無者不書然中間亦各有其事且凡他人詩話皆不標出其名如以為己所云者舛刺如此殆未可輕訾胡元任也如山谷

荆州十詩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温飽味西風吹淚古藤州謂后山惡其人以生人對死人未幾果卒不云是何人語按是年建中靖國元年辛巳七月東坡卒於常州而山谷未知有云玉堂若要真學士須得儋州禿鬢翁前輩謂之不敬回則謂山谷詩吏有犯時忌處如死者已死黃霧中三事不數兩蘇翁豈為高才難駕馭空歸萬里白頭翁使見任宰執見此豈不嗔忌而指坡頴為難駕馭又豈不為坡頴之累少游死無已生聯以為對此却不妨古人初無忌諱適是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後山亦卒故有後來之論云

詩苑類格攷

詩苑類格三卷李邯鄲淑所著也上卷冠以真宗五七言八篇次以沈約鍾嶸王通上官儀劉允濟孫翌殷璠釋皎然元微之孟郊李翺姚合杜牧皮日休司空圖顧陶釋虛中李慮徐生徐衍邱旭張洎二十有二人議論中卷采古詩雜體為三十門下卷別録詩格六十七門蓋亦有可觀者如魯國孔融文舉折六字為四言詩二十四句曰離合體謔浪之所為耳回謂詩亦本不拘體其形似而已山谷之嚴東坡之活猶之禪也全在飽参淑所引有風織池間字虫穿葉上文僧房蒿岳色公

府洛河聲乘舟向野寺着屐到人家洞庭秋葉落天目
暝雲飛蝶飛逢草住魚戲見人沉一句如院開松裏雪
廚牕燕往来此等新語看之如易而得之甚難在學者
苦思多作悟解成就自不見痕迹也淑字獻臣李康靖
公若谷之子屢入翰林歐陽公集中具見劾文平生招
人言不一又以鄭州為周陵詩有不知門外倒戈廻之
語為包拯吴奎論奏西清詩話謂其後為人所戲謂令
祖能作詩者是也

瑶池集攷

瑶池集通議大夫徽猷閣待制秦鳳路經畧安撫使知

泰州郭思所著蓋詩話也一曰詩之六義二曰詩之諸名三曰詩之諸體八十一體可無述四曰詩之諸式凡二十九式五曰詩之景以至十五曰詩之諸說舉歐陽公與王荆公對言而曰歐陽永叔情實而葩華此文之全於才者也王舒王誠意而粹熟此文之全於道者也予一讀此語便見其繆元祐黄陳晁張秦少游李方叔諸公無一語及之惟引蘇長公軟飽黑甜一聯及筆頭上挽得數萬斤語於歐蘇皆字之而於荆公獨王之蓋宣靖間時好荆公詩雖工零然格不高立言命意有頗僻處又焉得謂之全於道南渡後諸家詩話未有一人拈

出此集者予得之錢塘書肆乃士夫家録本也行人問
宫殿耕者得珠璣劉貢父以為蜀人楊諤詩而此謂之
黄子思詩如謂拗聲拗字大為不可即是暗排山谷且
郭多主老杜杜詩有拗聲拗字者甚多此非公論也張
芸叟壻司馬朴一聯滿地烟含芳草緑倚欄露泣海棠
紅書以為詩之景芸叟集煞有好詩却不書足見此人
全是惡元祐者自書已作一聯猿戲山花暖人行塞柳
青全無滋味其他所書佳句亦多然二十九式曰渾成
曰雄特曰雅從曰和熟之類與分杜詩為神聖工巧者
又何以異哉此人無詩集傳世屢稱先子其父乃善畫

山水人郭熈坡谷皆有詩稱其畫河陽溫人

張天覺律詩格攷

無盡居士集七十卷律詩格上下在第六十八六十九卷本江西僧明鑑所編有曹輔子方紹聖三年序是時無盡方以左司諫金陵起帥南昌至大觀而後爲相此所謂律詩格者决非無盡所作商英之爲人雄辯詭譎自謂得兜率悅之傳天下號爲相公禪其立朝首爲章子厚所引元祐間以呵佛駡祖語斥偶以代蔡京稍反其政遂得人望疵百而醇毫毛耳其於詩雖不深其論詩亦不當如是之陋也何謂陋其論六義比興有曰興

者乘興而作故謂之興予故曰此决非無盡所作也無盡好為人題畫像賛言博而肆以此推之豈肯作此等律詩格哉邢者得之邢公美大夫處殆後人不識文字者誤增入耳

詩人玉屑攷

詩人玉屑二十卷建安魏慶之醇甫所集也淳祐四年甲辰黃昜叔暘為序魏號菊莊黃號玉林黃亦有詩話及中興絕妙詞選行世序謂玉屑勝漁隱叢話不然也漁隱編次有法先書前賢詩話文集然後間書己見此為得體他人與玉屑往往刊去前賢標題若己所言者

下乃細注出處使人讀之如無首然又或每段立為品目殊可憎厭況又不能出漁隱度外其前載諸賢詩評不過增南渡以後諸公議論如朱文公楊誠齋趙章泉語吾無間然嚴滄浪姜白石評詩雖辨所自為詩不甚佳凡為詩不甚佳而好評詩者率是非相半晩學不可不知也其詩體句法之類與李淑郭思無異其後歷叙三百篇漢魏以至南渡人别為異即漁隱條例耳閩人有非大家數者特書之亦可删也

竹莊備全詩話攷

竹莊備全詩話二十七卷開禧二年丙寅處州人新德

安府教授何汶所集也第一卷載諸家詩話議論第二
十六二十七卷摘警句中皆因諸家詩話為題而載其
全篇不立已見已說蓋已經品題之詩選也木蘭許焦
仲卿詩見古樂府鄭愚津陽門詩劉義氷柱雪車詩諸
名輩大篇膾炙人口者俱在可資話柄亦似類書乾淳
以來鉅公詩則未有之汶群從潞等七人登科洋淯同
慶元丙辰榜

可言集攷

可言集前後二十卷金華會齋王公栢字會之之所著
也魯生慶元三年丁巳祖師愈嘗登龜山之門後與朱

張呂三先生交仕至中奉大夫直煥章閣爲乾淳名卿文公銘墓父滁師呂亦逮事朱仕至朝奉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魯齋年十五喪父初自號長嘯其詩文曰長嘯醉語紹定二年已丑年三十三矣始棄科舉之學見撝堂劉公炎端平元年甲午以長嘯爲非持敬之道改號魯齋二年乙未見船山楊公與立始聞何公基北山之名而見焉基字子恭勉齋先生黃公高弟遂北面師之平生著述精確峻潔鑽研文公諸書良苦足爲勉齋嫡孫無忝也咸淳甲戌七月初九日卒年七十八此集專以評詩故曰可言前集七卷一二三卷取文公文集

語錄等所論三百五篇之所以作及詩之教之體之學而及於騷四五六七卷取文公所論漢以來至宋及題跋近世諸公詩皆撷撲不破之說也後集十三卷各專一類而論其詩者二十三人曰濂溪曰横渠龜山羅豫章李延平徐逸平胡文定致堂五峯諸韋齋劉屏山潘默成吕紫微曾文清文公宣公成公黄簌成黄勉齋程蒙齋徐毅齋劉篁㟝劉漫塘附見者五人曰劉靜春曾景建趙章泉方伯謨李杲州其第十五卷本是續集一卷專取漢唐山夫人房中樂然則其立論可謂嚴矣予嘗私評章泉詩當在漫堂上欲擇其精者别出示人近

人無能及者顧此亦未足泥文公成公於思無邪各為一說前輩謂之未了公案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自古及今皆謂作詩者皆思無邪文公獨不謂然論語集註謂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觀此固已謂詩之言有善有惡作詩之人不皆思無邪矣猶未太痛快也文集第七十卷讀東萊詩紀乃有云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為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無不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耳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攷東萊所說見桑中詩後謂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以無邪

之思讀之文公則辨之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二公之說不同如此又雅鄭二字文公謂桑中溱洧即是鄭聲衛樂二雅乃雅也成公謂桑中溱洧亦是雅聲彼桑間濮上已放之矣予嘗詳錄二先生異說於思無邪章今㑹齋但紀文公之說而不紀成公之說雖引成公讀詩記所說十有三條而桑中詩後一條不錄無乃以文公之說為是耶别見㑹齋詩說則謂今之三百五篇豈盡夫子之三百五篇秦法嚴密詩豈獨全竊意删去之詩容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漢儒病其亡逸槩謂古詩取以足數小序又文以他辭而

後儒不敢議欲削去淫奔之詩三十有二以合於聖人放淫之大訓予晚進未敢遽從竊謂桑中溱洧非淫奔者自為之詩彼淫奔者有此事而傍觀之人有羞惡之心故形為歌詠以刺譏其醜譬如今之鄙俚如賺如令連篇累牘形容狹邪之語無所不至豈淫者自為之乎傍觀者為之也文公以淫奔之詩出於淫奔者之口故不惟不信小序而大序止乎禮義之言亦致疑焉蓋謂桑中溱洧等作未嘗止乎禮義也予妄意以為採詩觀風詩亦史也鄭衛之淫風熾矣其國豈無君子者與好事者察見其人情狀故從而歌詠之其所以歌詠之蓋

将以揚其惡雖近乎戲狎而實亦足以為戒也文公以為淫奔者自為是詩則其人亦至不肖太無耻矣惡人之尤也聖人何以録焉成公謂詩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桑中溱洧諸篇作於周道之衰雖已煩促猶止於中聲孔子嘗欲放鄭聲豈有刪詩示萬世乃收鄭聲以備六藝乎此說不為無理而文公則謂鄭風衛風若干篇即是鄭衛大雅小雅若干篇即是雅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變雅無施於事變風特里巷之歌謡必曰三百篇皆祭

祀朝聘之所用則未知桑中溱洧之屬當以爲何等之鬼神接何等之賓客耶予謂此□說者內翰尚書王應麟與予賡商畧之矣作詩不必皆思無邪讀詩則皆當思無邪文公之說也作詩之人讀詩之人兩皆思無邪成公之說也因是遂辨雅鄭二字而及於三百篇或用爲樂或不用爲樂三節不同所以謂之未了公案學者不可不細攷也予攷十家所衺詩話始於胡苕溪博也終於王魯齋約也欲學詩者觀是足矣

鄭清之所進聖語攷一

淳祐十年庚戌四月初四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魏國

公鄭清之投進潛邸聖語一卷其第二件曰上在潛邸
臣時爲國録一日史丞相彌遠以私□□淨慈寺飯僧
親戚人皆往獨留臣於寺閣上屏去左右密語□曰濟
國公所爲悖繆恐誤社稷至今五六年迄不□皇儲之
□蓋兩宫之意已不在濟邸矣彌遠日夜憂之今聞沂
邸皇姪事俞兩國極其恭順朝謁時步履端重儀止可
觀彌遠每於奏事見主上目送之今欲審擇一講官以
輔臣德性且察其行事之實徧觀庶僚中惟足下忠實
謹畏可任此責切望留意不可露以一線也臣再三遜
避丞相曰言出彌遠之口入足下之耳可得辭乎謹之

諱之各自為家國計此先公事業足下可以當之先公
謂越王浩也不數日臣遂兼沂邸講官每遇講退丞相
必邀至相府凡上舉動言語及課程之類訪問甚悉一
日忽問臣曰畢竟天資大畧如何臣對以所為氣象事
皆好雖枚舉以對一言以蔽之曰不凡丞相甚喜洎上
登極後丞相於賜第置酒款客起立肅容曰上君德聖
度真可敬仰向日足下不凡二字可謂涵蓄彌遠每思
之極有味也今日所以置酒乃為宗社賀因及越王事
丞相曰先公兼兩邸講官能識孝宗於二王並立之中
極力輔成為藝祖得神孫為天下得英主今日捨將立

明於一夕之間以繼孝宗之聖事體難易又與先公不
同臣因謂韓琦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殆不過
是回曰此鄭清之所進名曰聖語然此一件乃哥彌遠
清之耳語彌遠因謀廢立清之密受意旨真贓實款於
此可見所謂淨慈寺閣之謀世未有知之者也清之欲
以此固理宗之寵邀功保位遺後肥家故一再形之奏
論淳祐五年五月先已上進至是再録稿本乞降御筆
批付史舘清之自謂潛邸時事非獨史臣不知而今日
同列亦不多知之然則使天下後世知之自此始而後
彌遠清之萬世罪案不可磨矣回按嘉定十四年辛巳

六月十三日詔以皇姪福州觀察使貴和為皇子賜名竑授武寧軍節度使進封和國公先是沂靖惠王柄薨無子以宗室希瞿子賜名均為沂王後即貴和也是年九月初二日以理宗為沂靖惠王後十五年壬午五月初十日皇子竑加檢校少保進封濟國公理宗為邵州防禦使而清之除兼魏忠獻王府教授在嘉定十六年癸未十一月此即淨慈寺閣密謀之後不數日也清之嘉定十年丁丑吳潛榜第二甲太學下等上舍初任峽州教授十四年十二月差充國子監書庫官十六年三月除國子録既兼邸講十二月遷宗學諭十七年六月

遷太學博士閏八月初三日理宗登極當月除諸王宮
入小學教授九月遷宗學博士又遷宗正丞兼權工部
郎官十月兼崇政殿説書寶慶元年九月改兼權兵部
郎官兼國史實録當月二十四日超除起居郎十一月
兼樞密院編修官二年七月權工部侍郎兼給事中九
月除給事中兼職並依舊升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
蓋一任教授即内擢不出都門登科二十年而至從官
紹定元年四月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國史實録落同十
二月除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三年十二月除叅
知政事兼僉書四年四月兼同知樞密院事六年十月

彌遠卒拜右丞相兼樞密使端平改元下令易楮出師
三京敗績内忌真魏故遲台用而天下鄙薄怨怒之矣
然未有知淨慈寺閣之謀者也二年六月拜喬行簡右
丞相轉清之為左三年九月明堂風雷罷相自内祠經
筵改外祠閑居老而不死不勝落莫然理宗猶時用牙
槧往來咨事至淳祐四年甲辰清之用詭計密奏謂有
一大事非面奏不可乞奉内祠備經筵一望清光言之
而去是年十二月以觀文殿大學士洞霄祠除醴泉觀
使侍讀再除少保進封魏國公至則密奏二京出師實
臣主議當陛下之身而失亡祖宗積累府庫異時國史

書之臣與陛下俱不能無責顧思所以復其舊者理宗撫然有省內惑其說清之遂得因循再相七年四月自少師奉國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兼侍講拜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九年閏二月拜太師左丞相以趙葵為右丞相葵卒不至清之辭太師乃獨相至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卒年七十六以兩鎮節度使太師齊國公致仕凡再相五年閨門擅事昏耄貪濁禁中由是因近習納私貢豐內帑官女謁牢不可破皆清之之所為也此所進聖語者一進於淳祐五年之五月謀相也再進於淳祐十年之四月又老將死而為患失之計彌遠所謂

兩宮之意不在濟邸者豈不容與宰相議之彌遠於此若謂主上嘗有密旨令選皇姪講官庶乎可信今詳清之所書初無上旨彌遠自以己意私囑小臣清之奉命承教以不凡二字密達彌遠不待甲申之秋而濟邸已亡矣嗚呼寧考晏駕世有公論彌遠柄國二十七年窮凶悖極而此之廢立且有大逆之罪清之寒生竊第附麗卿袞饕富貴踰三十年泯絕綱常崇植禍亂逆黨之魁也皆當赤族宋文帝徐傅之誅魏了翁誦言之矣而清之之相逆種相禪心甚忌真德秀而尤甚忌魏其以此歟回故著之於此定淨慈寺閣之謀為彌遠清之萬

世罪棄垂戒永久焉光宗兄魏惠憲王愷生吳興郡三柄追封沂靖惠王沂邸即魏邸也

清之再入相詭計回得之少傅呂文德當是戴墳所言辛巳至癸未三年事此云五六年清之老昏舛誤耳

鄭清之所進聖語攷二

鄭清之所進聖語有曰上親政未幾一日內引面諭近日言路可謂稍通士庶無時不上書且皆以卿比司馬光臣再三愧謝曰臣之視光何啻霄壤固不待言但臣不顧有此且毀譽何常之有今天下見聖意向臣故譽臣他日君意厭臣則必毀臣矣臣既塵宰席一日留身奏事上曰洪咨夔有章疏論邊帥張可大因臺官初除致餽乞與降官罷任此雖舊習在今日去貪不得不行

亦由卿痛絶苞苴以身先之除命下日咸謂卿有楊綰之風臣再三遜謝回曰寧宗之儉古之所無也繼之而稍有所過侈之名彰矣彌遠之惡亦古之所無也繼之而稍有所草善之名亦彰矣惜乎清之暫焉而不終也矯焉而不誠也彌遠之誅侂胄景獻太子實與其事景獻死濟邸繼謂彌遠所為甚於侂胄亦有除君側之心而其言露其術踈彌遠鷙毒一發綱常澌盡使孔子屬辭比事當有臺下子卒之書使後世觀魯文宣之終始公子遂叔孫得臣之朋比而史鄭之罪不可逭矣彌遠之初入樞府也在所有士不曾見之謠至今傳以為笑

嘉定更化實未嘗更惟一陳宓能發其心事之微□立
理宗也以利已而已少有違言彌遠其不為爾朱榮乎
論其貪則相府受餽無異侂冑論其淫則納茗肆之妓
休而生守之又侂冑之所不為清之之相猶張商英畧
反蔡京之政而天下翕然譽之矣然當是時天下屬望
以為相者在真魏雖理宗之意亦然清之忌此二公遲
遲其召以貢舉攷士紓真於內以督府行軍黜魏於外
此其心術之陰賊莫甚焉者也晚節再相賄賂公行才
不如彌遠而繆過之司馬光楊綰之譽特一時未定之
論耳細味清之所以對理宗者亦有縱橫之餘風焉蓋

其肖中本無學業偶叨柄任故終以誤國而不能致君
善乎淳祐中湯漢伯□之奏曰兩十年来君子之聚莫
盛於端平之元然不幸當國之人愚闇無識名為用賢
心實技忌陽□其身而陰沮其言凡開邊易楮稅畒建
督種種悖繆皆其愚宲自用盡郤正諫一真德秀卑使
登庸金甌未闕太平可致而乃多為曲折而後與之以
共政之空名其他亦皆落落引去政端平迄無善治者
正以一相非才賢者不得行其道之故耳臣嘗謂太祖
皇帝之天下壞其半者蔡京王黼也高宗皇帝之天下
壞其半者鄭清之也漢又於咸淳初論史彌遠不當配

享謂彌遠養疽於前清之潰決於後皆近時儒者所不能言嗚呼清之幸遇鄉相叅詭謀致摋路淨慈寺閣不露一線之祝二老姦者於寧宗何有哉於理宗何有哉為理宗計者宜於親政之後明正彌遠之罪發棺戮户播告天下謂予嗣大行為之後天也以立已為私恩而不討賊則是無父無君而何以永天命服人心彌遠之家悉誅清之亦與從坐如是則寧考在天之靈可以少慰濟王將無辭於上帝祖宗將亦不至於赫怒以降威矣計不出此顧以相臣之位酬姦賞逆福力盡而沴氣應哀哉

鄭清之所進聖語攷三

鄭清之所進聖語後有録曰淳祐十年四月十三日辰時宸批曰嘉定癸未進士唱名寧考臨軒太母御看閤朕在潛邸侍立集英濟王忽入殿後内侍來云聖人在簾裏要看觀察揖朕面簾立久之以此知屬意於朕已非一日即位之後每侍宴慈明朕之於太母飲食之必進衣服之必供令朕共桌而食趣膝而坐一意奉承乃人子之職所當然者太母極其慈愛始終無間又一日與朕云官家凡大臣奏事須與反覆商確寧考聖斷甚明宰執奏事必有聖語只因韓侂胄用事一日與朝士

有約諾以珠玉名畫奏請某事適寧考弗從侂胄不遂
所圖既而進說云陛下對臣下之言或恐有錯不可不
謹所以後來臨朝多是淵默此亦得於宮庭宴語之際
者因筆及之

回曰淳祐十六年庚戌清之再相之四年年七十五矣
四月十三日早朝奏事理宗語及簾閤諦視事退朝之
後又親批以付清之也嘉定十六年癸未五月初二日
賜蔣仲珍等五百四十九人及第出身是日有簾閤諦
視事又在淨慈寺閣史鄭寀謀之前數月彌遠與宮中
謀之久矣獨沂邸講官未得其人故遴擇至冬十一月

而後得清之也然則彌遠所謂兩宮之意已不在濟邸者於中宮爲實於寧宗爲誣也以寧宗目送爲屬意彌遠何不容叩榻前顯揚上旨此事始末無寧宗一語簾間諦視非寧宗意也乃彌遠陰謀已定待中宮諦視而後決也逮得清之爲講官有不凡之目則決然廢立無疑矣中宮主之宰相謀之一國子録與聞之此後世所當知也回聞之三衢張道洽寧宗在位三十年前以侂胄十三年後以彌遠十七年未嘗自處分一事恭儉有餘明察不足凡侂胄造御批逐正人禁僞學開邊隙寧宗不察也彌遠與楊后景獻誅侂胄函首送北寧宗亦

不知也獨有立濟邸為皇子出自寧宗獨斷而竟扼於姦逆之臣抱恨而歿或云寧宗一夕被酒因言將以某日立濟國公為皇太子以故遂及於禍五六十年以來知之者不敢言言之者不敢書凡群公諸老所奏乞為濟邸立後者皆其末也禍本所在如此悲夫理宗之於濟王勢不兩立故殺之而不為立後則無道甚矣

鄭清之所進聖語跋四

淳祐十年四月十三日奏事鄭清之又言蜀梓潼帝君夙著靈響至甲子年後祈禱藐然廟令虔叩其因一夕見夢曰東南生聖人上帝遣我專往衛護未得歸也執

政僉曰此事却多有聞者回曰世所傳梓潼化書蜀之姦人所僞為也廟曰靈應在梓潼二水来朝之地故號曰九曲或曰七曲蜀人稱曰靈感帝君封爵至忠文仁武孝德聖烈王幾於如人主之謚蜀士大夫之過也其先撰七十四化每化為七言八句律詩而不工又衍至九十四化謂出於降筆而神姓張名善勲周成王時生於吴之會稽娶墓中死女仲氏夢投大洞籙法成王名為醫師成王時安得有道家符籙之法已不可以欺愚人矣至第十六格非化遷司諫撰為王若曰若尚書所謂命者有曰寘爾言路毋易所守成王時安得有言路

二字尚書誥命惟程汝文老筆乃能倣之逼眞此何人斯妄誕無狀可笑也第十九歸□化悟佛果而逝成王時釋迦猶未下生安得遽有西方聖人節節誣罔至七十三化忽謂之桂籍化主人間科第封蔭爵祿□士子之困場屋者顚登一名如登天然故相與神而事之新學小生不暇考訂經史以證其繆庸人淺夫而又崇信神怪而怵於禍福故為其所惑而不悟紹熙間廣肆枝蔓為九十四化則又謂嘗生為司馬溫公張魏公其說愈益乖剌世之扶鸞懸板如大仙紫姑等事無非作偽然未有梓潼之作偽威大昌熾者也甲子以前有善為

作為降筆之人寵穴玆廟故人以為靈甲子以後其人死廟史弗能嗣也故又因理宗甲子生而創為不根之說清之欲以諛其君也而引及此事其不學無識可見其聽於神之謂歟而天地之間未嘗有此神也同時執政叅知政事謝方叔同知樞密院事吳潛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徐清叟同聲一辭附和清之皆諛君也

鄭清之所進聖語攷五

是日奏事清之又言陛下御極之日自沂邸宣名空中忽有十數鶴翔舞其上若導引然如此者多恐史館欲知之

回曰此乃丁謂故智謂所以號為鶴相者此也澤國多
鸛雀每天日晴霽常有數十輩旋空中極霄而上吕居
仁詩有云江邨過雨蓬麻亂野水粘天鸛雀飛是也俗
亦名鸛而頂不朱鶴之朱頂者出於華亭與鸛雀異頂
而同貌凡道士為醮必妄指空中鸛雀謂能感召仙馭
不意清之亦讀書者而一日之間殿陛對揚肆為邪説
者不一吁可嘆也以此談帝王符命與狐鳥何以異哉

榷刑部侍郎周公端朝謚議

議曰士大夫始終一節之謂賢朝廷純於用賢之謂治
世之賢者本不多見而上之人之用人也以不肖為賢

則賢不肖混上下千百年間曾未始有一遇乎所進皆賢所退皆不肖之時是以賢者每不合而古今天下常苦於治少而亂多惟本朝元祐為能純於用賢惟元祐諸賢始終一節莫如眉山蘇文忠公蘇公雖素與安石異亦不苟與溫公同使溫公少如有安石一毫厭棄蘇公之意是亦一熙豐而已何元祐之有乎後之柄臣動輙自詭元祐一有賢者不與已合則踈之惡之且排斥之賢者之不合何傷焉而世道之不可為重可嘆也故刑部侍郎永嘉周公端朝當慶元初為太學生伲胄造大誣用李沐擘罷趙忠定公相將殺之公與同舍楊宏

中張衡林中麟徐範蔣傳上天子書乞竄沐坐編管信州明年押歸本貫嘉泰初始許自便公入蜀避侂胄又六年侂胄殛又明年詔褒六士始免解又三年始試禮部為第一夫以大學生一上書詆權姦而危以十七年流離轉徙之酷侂胄豺狼固不足責也然獨於彌遠有憾焉嘉定更化自詭元祐非不解偽黨之禁稍用侂胄所斥實則陰襲其迹始則邪正並用終則邪勝正屈崇長李知孝梁成大之徒貫眞諭魏以公禮部第一人而黜使再為郡貳自筮仕至彌遠死二十三年終不置之從列彌遠也侂胄也特伯仲間耳亦未足深責也乃如

端平更化不特自詭元祐雖天下亦或許之為小元祐
始擢公登從列然一敵亡一敵興公力言不可共事不
可以夾攻為然足規清之之關洛汴師潰不幸言中公
於是丐去而以疾逝矣識者為公假以年位少進亦終
與清之落落者然則端平所用諸賢大率貌同意異如
清之者豈可追春秋之責哉公一不合於侂胄再不合
于彌遠三不合于清之以公始終一節方蘇文忠可無
愧而嘉定端平之相不能純用於賢不足望元祐之相
此可為世道嘆非耶抑公大節如此厥有本原二父得
南軒之學以傳於公早從水心所聞已博經史百氏無

不貫淹國朝典故尤所精熟于信從趙昌父於蜀從劉後溪晦庵之學又有聞焉所以平生蕭然孤榻不營一椽有田半頃捐以與兄自連狂三相臣之外專行梗論史不一書學到則理明理明則無慾無慾則剛剛則浩然之氣常沛乎不可禦非公之謂耶謚法廉方公正曰忠道德博聞曰文公兼有之元祐從臣眉山蘇公之謚曰文忠今公之行事文未齒於科給忠已凜乎縉紳宜先忠後文謚曰忠文謹識

桐江集卷七終